

我相信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
张伟劼 / 李易非译

Carlos
Fuentes
Macías

Az

21世纪大知识分子的人生信念拼图

En esto creo

译林出版社

I 731.65
2013.2

P1

阅 览

我相信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张伟劫 / 李易非 译

En esto cre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相信 / (墨) 富恩特斯著; 张伟劼, 李易非译. —2 版.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12
(富恩特斯作品)
ISBN 978-7-5447-3252-9

I. ①我… II. ①富… ②张… ③李… III. ①散文集-墨西哥-现代 IV. ①I73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8848 号

This I Believe: An A To Z of a Life (EN ESTO CREO) by Carlos Fuentes
Copyright © 2002 by Carlos Fuent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200号

书 名 我相信
作 者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译 者 张伟劼 李易非
责任编辑 彭 波
原文出版 Editorial Planeta Mexicana, S. A. de C. V., 200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5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2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252-9
定 价 2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纪念卡洛斯·富恩特斯·莱慕斯
(1973—1999)

目 录

- 友谊 1
- 爱 8
- 巴尔扎克 14
- 美 19
- 布努埃尔 23
- 醋意 28
- 电影 30
- 上帝 36
- 教育 48
- 经验 55
- 家 63
- 福克纳 70
- 全球化 75
- 儿女 88
- 历史 98
- 伊比利亚美洲 103
- 左派 109
- 耶稣 115
- 卡夫卡 121
- 读书 125
- 自由 133
- 墨西哥 137

- 死亡 144
- 女人们 150
- 小说 154
- 奥德赛 162
- 政治 166
- 吉河德 177
- 革命 182
- 性 189
- 莎士比亚 194
- 西尔维娅 205
- 公民社会 208
- 时间 215
- 城市, 乳房 221
- 委拉斯凯斯 239
- 维特根斯坦 249
- 排外 261
- 自我 266
- 斑马 274
- 苏黎世 282
- 译后记 293

友 谊

我们所没有的，我们从朋友那里寻得。我相信这条教诲，并且自小就在心中树立起了这个观念。在这点上，我与大部分人并无不同。友谊是家与外界间伟大联结的开始。家，无论其幸福与否，是我们获得最初的智慧的课堂，而友谊则是对我们智慧的考验。我们从家里接收到的，我们在友谊中证实它。家庭与朋友间的不同、分歧或是相似，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矛盾之路。尽管我们爱我们的家，但所有人都要经历走出家门的不安或不定的时刻。（尽管我们喜欢这样，尽管我们会永远这样。）只有友谊，才能作为对家的离弃的补偿。不仅如此，如果没有了外面的友谊，里面的家就会崩塌。友谊不会与家庭争夺人生的开始，它只会验证之，肯定之，延续之。友谊为那些只有离开了家才能成长的情感开道路。这些情感若是被禁锢在家室之中，就会像缺水的花草那样干枯至死。而打开家门，我们就会发现那将家与世界联结在一起的爱形式。这种爱的形式叫作友谊。

正因为我相信友谊的这最基本的价值，我才对那些给友谊蒙上一层阴云的哲学上的无耻格外留意。奥斯卡·王尔德曾运用他说反话的可怕本领说萧伯纳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冤家也没有，可他的朋友一个也不喜欢他。而在拜伦那里，友情不幸成了没有翅膀的爱情。而倘若友情能够转化成爱情，可以肯定的是，爱情很少能转化成友情。民间谚语说，对于朋友，应当欢欢喜喜相迎，急急忙忙送走。如果是来借宿的，三天一过，便臭如腐尸。

我相信，在已经丧失的友谊中，痛苦是多于尖酸的。那些被我们发现并为我们分享的情感，朋友对我们的启迪，只有在与朋友共度的青春中才编织得起来的理想，拉帮结派搞恶作剧的乐趣，盟友间的联系，青年时代朋友间的默契，身为青年的自豪感，还有少年老成的老朋友提出的忠告，等等。我们还是学着对这种身为青年的自豪感加以控制吧。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再年轻，那时，我们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朋友。

人生有两个阶段，分别是友情体验的起始与结束。其一是青少年时期，我的“硬盘”至今还记载着同窗好友们的名字、面容、说过的话和所作所为。但是我忘却的仍然比记得的要多。我出生在一个外交官的家庭，我的童年是在漂泊中度过的，无定的生活对友情的延续构成了挑战，然而六十年后，我仍与童年时代最初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我至今仍在与汉斯·伯林奈尔通着信，这个当年的德国犹太小男孩是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来到我在华盛顿就读的小学的。小孩子总对与自己不一样的同类表现得很残忍，他就成了这种残忍折磨的对象。他皮肤黝黑，高高的个子与其年龄并不相称，总穿着短裤，就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欧洲儿童那样。对于美国孩子来说，他不能算“正常人”，也就是说，他不能为他们所认同。我在1938年卡德纳斯总统宣布石油国有化之后受到小伙伴们的冷落，并且在我人生

中第一次，但不是唯一的一次，成了共产主义分子嫌疑人。同学们的排挤让我和汉斯结成盟友，直到今天。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但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已是少年的我很快又找到了伙伴、死党。他们是和我一样的男孩，我们喜欢读书和谈天胜过我们英国学校里那些肮脏野蛮的运动。那所学校叫“The Grange”，就在安第斯山脚下，是为一群坚信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赢的英国船长所管治的。我还记得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的脸——佩基、萨阿韦德拉、奎斯奈、马林，尤其是那个姓托莱蒂的同学，他的名字叫罗贝托，是我的文友，我们曾合写过我们的第一部小说。那部小说丢失在罗贝托的母亲放遗嘱的箱子里了，但我和托莱蒂仍继续写作并保持通信联系。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时见面一叙，要么在瓦哈卡，要么在波多黎各，或是一个在墨西哥城，一个在圣地亚哥，用文字继续我们的对话。他是个非凡的哲学家，他常常将我带回到少年时代在英国学校度过的那些岁月，带回到在墨西哥使馆大院里一次次扮枪手的游戏之中，带回到其他更久远或更沉痛的记忆里。我在那里还认识了何塞·多诺索，他比我年长，是智利文学的未来之星。我不知道那时他认不认识我。我还在之前的一所学校里品尝了失去一个密友的痛苦，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头一次面对同龄人的死，我悲痛不已。而另一个男孩的命运同样让我悲痛。他是个畸形儿，自然成了其他孩子嘲笑和欺负的对象，我却站出来保护他，于是我发现了友谊的又一个层面：同情。后来，在残忍的皮诺切特发动残忍的军事政变后，这个已长大成人的男孩在智利南方的死亡集中营里受尽摧残。得知此，我不仅对人性的残酷备感恐惧，也更加同情和怜悯我的这位朋友，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并为之争论不休的“友谊”。

因为我们都曾或多或少地背叛过自己的朋友，或是为朋友所背叛，帮派的成员们终会作鸟兽散，年少时最亲密的朋友长大后会变成最疏

远、最冷漠的幻影。再没有什么能比友谊更容易遭到背叛的了。如果我们将所有失去了的朋友列成名单，我们也许会在那些名字后面的批注里写上疏远、仇恨、作对，不过也可能是时空的隔离，或是死亡。为什么我们离开了他们？为什么他们离开了我们？把这些问题都看清楚，在这世界上也就没有多少友谊可言，特别是在地位相等的人之间。威廉·布莱克就说了句无与伦比的妙语：你的友情让我太受伤——求你了，做我的敌人吧。因为如果友谊在本质上意味着效劳、慷慨、广交朋友的豁达，那么当它被感到成为一种依靠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对这种亲密关系的秘密和暗地里的拒绝。华兹华斯谈到过生命的“原始时刻”，在这些时刻里，我们经历着一种矛盾，它把我们扔到路上任命运摆布，可同时又保护我们免遭命运的事故。有时候，是感情的事故。萨尔金特^[1]曾感叹他每画一张肖像，就失去一个朋友。而著名的英国外交大臣康宁则就友谊来了一句外交辞令。让我摆脱掉那真诚的朋友吧，他求道。确实如此：在外交界和政治界，信任朋友，则自讨苦吃。在权力的领域，集中了所有的最能摧毁友谊的法则。比如背叛，比如反悔，比如逃避。感情的滥用会留下一块停尸场。权力的冷漠会留下被废弃的战壕。并且，总是有着坏心情的诱惑。马尔罗^[2]问热奈^[3]：“你对我的真实看法是什么？”热奈说：“我对你还没有爱到能对你说的程度。”

这些教训并不是无益的。最贫瘠的田地也会开出鲜花，这告诉我们，在对待朋友的问题上，有时候应该用一用《传道书》中的智慧，认识到朋友对自己的伤害可以是一种忠诚的伤害。我们可以大胆地跟朋友说我们为什么不喜欢他。而我们的仇家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失

[1] 约翰·萨尔金特 (John Sargent, 1856—1925)，美国著名画家。——译者注，下同。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注。

[2] 安德烈·马尔罗 (André Malraux, 1901—1976)，法国小说家、政治活动家。

[3] 让·热奈 (Jean Genet, 1910—1986)，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去朋友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所失去的是被这个朋友赋予了意义的日子。所以，失去朋友，严格地说，意味着失去一段时光。过分的期望，嫉妒别人取得成功。失去的时光告诉我们，友情需要经常呵护，才能结出美丽的果子。建立好感，享受共鸣。互相安慰。开开心心地维持友情。与朋友一起发现世界的潜力，发现共度时光的欢乐。和朋友一起欢笑。把友情看成是应当被接受和已被接受的持续邀请。在内心呼唤一种免受任何攻击的尽可能完美的友情。和朋友在一起，绝不会在明天感到羞愧，从不说其他人的坏话。让友情免受醋意、嫉妒、恐惧的袭击。同意个人持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能加深友情和相互间的尊重。朋友间理智的交往容不下野心、狭隘和吝啬。友情是体面的谦虚，是想象力，是慷慨大度，而有时候，却是骄傲、惰性或是感情的吝啬。

说起惰性，我就想起交谈是享受友情的一种方式，而沉默也可以。我跟路易斯·布努埃尔^[1]的友情就是个例子。一开始，我以为在一场热烈的谈话中他突然的沉默是由于我说了错话，是他在责备我。后来我才知道，懂得待在一起什么也不说，是友谊的一种高级形式。这是尊重。这是崇敬。这是思考。跟闲聊完全是两码事。此刻我们不是能言善辩者，而是哲人。斯多亚派的哲人们，如科尔多瓦、塞涅加和马诺莱特不就是这样的吗？

这种充满了思考与尊敬的沉默，也是友情体验的一种，让我认识到生活分为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刻和独处的时刻。如果说友谊是联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纽带，那么私人生活就该向友谊抱怨自己的孤独。这很正常：我们在朋友的目光中为我们自己寻找我们所认可的激情、智慧或爱。好感和接近总有一个界限——我自己。我回到自己，回归

[1] 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 1900—1983），西班牙著名电影导演。

到自己的痛苦中，同时也回归到自己的权力中。我深深怀念与朋友们一起度过的童年的最初时光。把友谊保持到成年，那是多么困难的事啊！我带着苦痛回忆与朋友决裂的时刻。虽然时已易，路已分，但我的内心还是不可避免地友谊去乞讨。难道从一开始起，我们就不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朋友面前感到更新生活的需要吗？难道我们从不知道，我们总是带着不安甚至是羞愧，不敢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暴露自己的不足吗？

我们却把自己的不足交给世界，把自己的羞愧交给社会，希望另一种形式的友谊，那种属于公共生活的友谊，来拯救我们。艺术家很快就学会以创造作品的名义来忍受孤独。但还是友谊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认识到大家都有局限。原来我们是一艘船上的朋友，我们互相需要。所以梭罗说，他在家放三把椅子，一把给孤独，另一把给朋友，还有一把给社会。学会独处，是对学会跟朋友相处的必要补偿。

孤独并不是友谊的唯一补偿。死亡也是一种补偿。就像我忠实地回忆最久远的童年玩伴一样，我也常常回忆那些已逝去的老朋友，他们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这代人带着拉丁式的羞涩回忆我们青年时代的两位大师。他们是墨西哥人阿方索·雷耶斯^[1]和西班牙人曼努埃尔·佩德罗索^[2]。这两位学者彼此也是朋友。他们不仅传授知识，也传授友情。他们不像那些虚伪的老师那样会希望学生死心塌地地去崇拜他们。他们希望并且要求我们年轻人去积极地获取知识，打败他们。从矮矮胖胖的雷耶斯和高高瘦瘦的佩德罗索那里，我们学到：友谊意味着在老年或者说是在时光中长存；总会有新的发现；培养友谊，则收获友谊；没有谁从不树敌却拥有朋友，但没有哪个仇家能达到一个朋友的高度；

[1] 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 1889—1959），墨西哥著名作家。

[2] 曼努埃尔·佩德罗索（Manuel Pedroso，生卒年月不详），作者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求学时的老师，西班牙流亡者。

友谊是一种谨慎：它容不了让说出者自食其果的诽谤，也容不了将一切变成垃圾的流言飞语；友谊是信任；友谊教会我们去尊重，去保持距离，教我们去爱，或去恨。

于是，我们生命中的各个时期为我们在不同的年岁上拥有的友谊度量着。久远的朋友被我们忘记在流逝的时光中。没有跟上我们成长节拍的青年时代的朋友终被抛弃。我们寻找比我们年轻的朋友，为了重拾正在生理上渐渐远去的活力。我们寻找能处一辈子的朋友，而我们相互间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们看着亲爱的老朋友老去，我们已认不得他们，或者他们已认不得我们。年龄远去，只是因为它正在等待着我们。在夕阳的余晖里，青年时代的光芒重新焕发。也许，在遥远的雾里，我们忆起了曾经的共鸣，一起发现未曾发现的东西，重拾青春，又成了盟友、弟兄、伙伴。我们再次收获激情、平定叛乱。我们带着留恋之情，回望着逝去的友情的时光，好像从没有经历过一样……

爱

在尤卡坦，你永远看不到水。水是在松脆的土层和石灰岩底下流淌的。有时候，尤卡坦的这层娇嫩的皮肤会从泉眼中喷涌而出，或是出现在水塘里——那是地下湖，为这神秘的地下暗流的存在提供有力的佐证。我觉得爱情就好似尤卡坦的这些地下湖与令人惊讶的喷泉。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无穷的深渊，如果在虚无的河床上没有一条或宽或窄、时缓时急的河流淌过，没有这条让我们不致永远消失在浩渺的空无中的河流，这些深渊恐怕是真的没有底了。既然要跳进河中畅游一把，就会碰到机遇和危险，但这总比光有危险而没有机遇要好。

如果说爱就是这条流淌着并维持着生命的河流，这并不意味着爱和它最宝贵的属性——善、美、真情、关爱、记忆、陪伴、欲望、激情、亲密、慷慨、爱和被爱的愿望——中就没有那个看似否定它的属性：恶。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可以相信，政治人物出于对一个民族的爱作为往往会最终毁灭这个民族，并且从内到外招致仇恨。比方说，

我并不怀疑希特勒是爱德国的。但是在《我的奋斗》里，他却要人们相信，爱德国，就必然要憎恨所有在他的眼中与德国对立的東西。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邪恶政治里，这种由对别人的恨滋养的爱得以显露出其狰狞的面目来。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宣称，为了谋求善，他要推行一个邪恶的政治。他没有稍加掩饰。

萨德^[1]侯爵也主张一种邪恶之爱，这种爱激起肉体的快感，以建立肉体的疼痛和毁灭。侯爵说，这种爱对受害者来说也许是祸害，但对施虐者来说却是至善。不过，萨德并不曾打算把他这种可怕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个写作的人，一个几乎一直被囚在牢里的、在他的幻想王国之外被剥夺了行动能力的人。他是创造的君主。他还提醒我们说：“我是淫荡之人，但我既不是犯人，也不是杀手。”

另外还有一种表现为爱的矫饰之恶。这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为他人着想”，也就是说，出于对爱人的爱，以爱的名义，剥夺爱人的自由，使其偏离自身命运的轨道。这是文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对我来说，在这个主题的表现上，没有人能比那位让青年时代的我着迷的作家写得更好，那个人就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苔蕾丝·德斯盖鲁》、《爱的荒漠》、《蝮蛇结》、《给麻风病人的吻》，还有《恶》，他的这些小说都表现了一种堕落之恶——本意是向善的，然而却受宗教、金钱，尤其是社会成见和虚伪的左右，爱的能力消亡或大打折扣。在一场用美好心愿筑造地狱的悲剧中，苔蕾丝·德斯盖鲁最终狠下杀手。社会、家庭、荣誉，这些东西催生了爱，却也以这种爱的名义，决定了女主人公的性奴役和情感犯罪。

在赞颂爱情是人类的最高级状态或最高级追求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爱也常常是与恶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实质上，在大多数情

[1] 萨德（Sade, 1740—1814），法国作家，专门描写性虐待、性暴力，本人因变态性虐待行为多次遭监禁。

况下，爱能够压倒恶。爱能够减缓恶，却不能完全地战胜它。恶时时在暗处窥伺着，爱需要用怀疑来对付它。然而在男女之爱中，无论是怀疑还是愤怒都会消融在快感、温柔、盲目的激情和甚至是暂时的幸福里。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热烈的激情也会逐渐退化成习惯。一开始，男人和女人需要相互了解，因为之前他们彼此毫不了解。一切都让他们觉得新奇。当新奇感消失时，爱情就会死亡。有时候，人会渴望着找回初次见面时的惊喜感觉，但最终发现，到了第二次，这种惊喜的感觉只是一种怀念。在某些人看来，迁就习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片最后的单调的沙漠，其仅有的一块绿洲就是死亡、电视或是独处的房间。但是有多少夫妻没有在习惯中发现最明确、最持久的爱情，那最能体现陪伴和依靠的爱情啊！它们也是爱情的名字啊。而那没有间歇的激情，那让男女主角沉浸其中，宁要在极乐时死去，也不要没有激情的灰暗生活的爱，不也是一个昼暑夜寒的沙漠吗？罗密欧和朱丽叶能白头偕老吗？也许可能吧。但少年维特可不能坐在电视前看着摇滚乐节目打发余生，以此作为他参与激情的唯一方式。

爱情想尽可能久地成为乐的极致。在爱恋中，欲望在心里开花，并延伸到手上、手指上、大腿上、腰上、昂起的那块肉和张开的那块肉上、抚摸和跳动的脉搏上，延伸至无穷的爱的肌肤上，爱人们化与世界的相逢、寂静中的叫喊、万物的名字。在此时，我们什么都不想，只为了让这过程不会终结。或者说，我们想所有的事情，只为了不去想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给肉体的快感以自由和最漫长的瞬间。这时我们认为圣奥古斯丁是对的，他说，爱是动物的死亡，但有一个区别：只有我们人类在做爱时是脸对着脸的。对于动物来说，则没有例外。对于我们来说，动物界的例外就是人类的法则。

爱情的幸福感什么时候最大？是在爱的进行之中，还是在向前的跳跃中，还是在对下一场爱情结合的想象中呢？回忆的乐趣，被爱所

增大的、对新的爱情行动的强烈欲望，这些就是幸福吗？这种快乐让我们吃惊。一个人怎么会没有丝毫的浪费和丢弃，迷失在爱人的肉体 and 目光中，失去所有的对爱以外的世界的感知呢？这怎么可能呢？该怎样支付这种爱、这种快感、这种幻想呢？

现实世界对爱情的要价不一。但就像在戏院和足球场一样，人口不同，座次不同，入场券的价格也不一样。目光就是爱情的入场券。俗话说，爱从眼中进。事实上，当我们相爱时，整个世界都从我们的目光中悄悄溜走了，我们的眼里只有爱人。有一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带着一点难为情，发现了爱的目光的另一种特性：不在。我们的朋友路易莎·瓦伦苏埃拉带着我和我的夫人去了长长的里瓦达维亚大道上的一个有探戈舞演出的地方。那是一个真正的舞厅，里面没有游客，没有令人目眩的七彩灯，也没有耀眼的闪光灯。那是平民的舞厅，有它自己的乐队：钢琴、小提琴和手风琴。就像在家庭聚会中一样，人们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人群中的一对对，有老有少，有大有小。然后我便看到了一个舞池中的女王。那是个盲女孩，戴着墨镜，穿着花衣，简直是一个再生的戴莉娅·嘉赛斯^[1]。她成了那晚上最受追捧的舞女。她把她的白手杖放在椅子上，然后便进到舞池中翩翩起舞，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却被所有人看着。她跳得棒极了。她还还原了桑托斯·迪塞波罗^[2]对探戈的定义：是一种忧伤的思想在翩翩起舞。这是一个同时在光和影中舞动的爱情的美丽而奇特的形式。对，一半的光。

《心灵的黄昏》^[3]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爱上爱人身上的不完美之处。并不是说，尽管他不完美，我们还是爱他；应该说，正是因为他不完美，我们才爱他。因为爱人身上的某个缺陷，某个可以度量的缺点，使我

[1] 戴莉娅·嘉赛斯（Delia Garcés, 1919—2001），阿根廷女影星。

[2] 桑托斯·迪塞波罗（Enrique Santos Discépolo, 1901—1951），阿根廷作曲家。

[3] 探戈舞曲名。